

天路尖兵

贺贵成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天路尖兵

贺贵成 著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路尖兵/贺贵成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0.3

ISBN 978 - 7 - 5033 - 2251 - 8

I. ①天… II. ①贺…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3973 号

书 名: 天路尖兵

作 者: 贺贵成

责任编辑: 张良村

责任校对: 刘晓京 马 涛

装帧设计: 李 戎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3 - 2251 - 8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有人说，青藏公路改建工程是用百元钱的人民币一张张铺就的。我说，不，它是用武警战士的忠诚和血肉之躯筑起的千里坦途！

但这一切，要有一颗炎黄子孙热爱祖国土、热爱人民的赤诚之心！要有一副压不倒、摧不垮的钢筋铁骨！

——作者手记

公元一九八一年隆冬的一天傍晚，一场下了几天几夜的大雪终于停了，白雪覆盖了昆仑山脚下的整个格尔木。就在这天傍晚，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青藏公路改建工程指挥师三团出了大乱子，史无前例的大乱子啊，谁听了都吓得胆战心惊——机关首长灶的炊事员黄宝宝手持步枪，酒气冲天地来到团长何明凯办公室兼寝室的门外，“咚咚”地使劲敲了两声门，正在这时，公务员赵小刚提着暖水瓶给团长送开水，目睹黄宝宝的行为后，惊慌失措地在走廊上大声呼喊道：“不好了，黄胖子要开枪打团长……”由于一阵紧张，脑袋嗡嗡作响，头发也竖起来了，他一边跑一边大喊，突然八磅暖水瓶重重地掉在了坚硬的地面上，发出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一声巨响：“砰！”

黄宝宝因为酒精的刺激，再加听到赵小刚出乎意料的呼喊，本能地拔腿便风似的跑了。

“来人呀，有人开枪要打团长！”赵小刚吓得脸色惨白，声音发颤地跑出走廊再次大声惊呼。

部队住的是土坯修建而成的平房。机关司政后三大部门与团首长那排房子离得很近。全机关四排房子整齐地排列在一起。第一排是团首长办公室兼寝室，第二、三、四排按次序分别是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干部战士的办公室兼寝室。

一听到那吓人的惊呼声，随即又是一声巨响，大家都从各自暖烘烘的办公室跑出来，围到寒气袭人的何明凯办公室门外，闹闹嚷嚷的。

军务股栾股长问赵小刚：“谁要开枪打团长？”

“是，是，首，首长灶……”赵小刚已经被吓得语无伦次了。

军务股栾股长说：“你不要着急，慢慢说。”

机关指战员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赵小刚，越是这样，他越战战兢兢地说不出话来。

保卫股吴股长拍了拍赵小刚的肩：“小赵，别急，慢慢讲。”

赵小刚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断断续续地说：“刚才，刚才，首长灶上的黄胖子醉醺醺的，拿着站岗用的步枪，敲团长的门，要开枪打团长……”

人群中一阵骚动。有人说：“这小子简直狗胆包天！”也有人说：“这小战士平时表现还不错嘛！”

吴股长问：“黄胖子，人呢？”

赵小刚说：“他，他刚才跑了。”

这时，何明凯从办公室开门出来，一脸杀气腾腾的样子，双手插在裤兜里。

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何明凯脸上，有人在喊：“团长，团长，你没事吗？”

“没事。刚才我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正要从办公桌旁站起来去开门，就听到公务员的惊呼……”

政委刘相村来到何明凯面前：“只要没出事，这就好。团长，走，到你办公室，我陪着你……”说完，转身对保卫股长指示道，“吴股长，你赶紧报告师保卫科，并请他们速派人来破案。还有，通知一团、二团保卫股，请他们协助我们查一查黄宝宝是不是跑到他们两个团的老乡处隐藏起来了，一旦发现，立即抓捕！”

“是！”吴股长给何明凯、刘相村行了军礼，转身跑步离去。

刘相村又指示军务股长：“栾股长，你迅速通知正在组建的工程尖刀连前往团首长办公室外昼夜站岗，直到抓到罪犯方可撤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你迅速组织机关和部队，兵分四路，朝东、西、南、北方向在戈壁滩上寻找。第三件事是，你指派两名参谋组成两个设卡小组迅速乘坐五、六号北京吉普，分别在北面方向的格尔木市区，南面方向的格尔木水电厂设卡拦截。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

“是，请首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栾股长敬礼，转身跑步离去。

于是，整个三团的军营沸腾了。

政治处广播室响起来了，播送着激昂的紧急通知：“各连指战员注意：现有紧急行动，请你们听到广播后，迅速集合，将部队带到机关礼堂前。”紧急通知在广播里接连吼了三遍。

接着，接受战斗任务的两名参谋分别率两名战士乘车驶出了部队大门。

此时，师保卫科接到吴股长的电话报告后，科长率两名干事急匆匆地赶到了三团，一跳下车就钻进了团长何明凯的办公室。

这时，正在组建的工程尖刀连指战员头戴皮帽子，身着皮大衣，脚穿大头鞋，已在团首长的那排办公室兼寝室外密密麻麻地站好了岗。在暗淡发红的灯光下，由于天气寒冷，他们有的在白雪覆盖的路面上跺着脚，有的用嘴中哈出的热气暖着双手，他们盼望着早点抓住罪犯免受皮肉之苦。

连长王大寨和副指导员张德彦走过来了。看着士兵们又是跺脚又是搓手，王大寨就发起火来，青筋突暴地吼道：“像这样子，就是咱们工程尖刀连的形象？军人站没站相，像个什么军人？！”

战士们停止了搓手、哈气，也停止了跺脚。

机械排排长孙绪明说：“连长，你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实实在在太冷了，冰天雪地的。”

“这点冻都受不了，还算什么军人？这里不是刀山，也不是火海，明年上唐古拉，怎么办？这点苦都吃不得还能干啥？大家要清楚，我们是全师唯一的工程尖刀连，这副熊样子，今后能拿下世界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工程最艰苦的路段吗？怪事！”

在方圆十多平方公里的戈壁滩上，三团除工程尖刀连的指战员外，其余十多个连队的指战员手持电筒、火把把戈壁滩上空照得通红，他们在寻找罪犯黄宝宝。

“丁零、丁零……”何明凯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办公室里所有人，包括刘相村、保卫科长、干事和保卫股吴股长等都停止谈话，目光转向那部红色的电话机。

刘相村抓起话筒：“喂，哪一位？”

“我是在格尔木市里设卡的胡参谋，我们在公路上已检查近百辆车，没有发现可疑目标。”

“继续坚守！”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刘相村又抓起电话，话筒中传来：“刘政委，我在格尔木水电厂向你报告，我是参谋贾先进，我小组对向西藏方向进发的车辆进行了逐一认真仔细的搜查，没有发现黄宝宝。”

“继续注意仔细检查，不能放过任何一辆可疑车辆。”刘相村放下电话，便出门去了厕所。

须臾，听到有人敲门喊报告。何明凯喊了一声：“进来。”

进门的是工程尖刀连副指导员张德彦，他向屋里的人行了军礼：“团长，我向你汇报一下我的思想情况：我不想再在工程尖刀连干，为什么老连队干部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工程尖刀连，却把郭连长、李指导员调走？”

何明凯说：“你不是不知道，郭连长身体不适应，心动过速，所以团党委研究将他调出。李指导员家庭比较困难，父亲长期瘫痪在床，无人照顾，我们准备确定他转业，他也多次要求转业。你还年轻，身体又没什么毛病，家庭又没拖累，你说你们三个谁该留下来？工程尖刀连现在正在组建中，非常缺人才，之所以前几天师里从一团将懂施工的王连长调到你们连连长，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今天下午会上已定了，过几天还将从一团调来一名技术员，二团调来一位摊铺排排长。连队没有指导员，你要好好配合连长的工作。你们连还缺一名副连长，我们党委正在考虑人选。目前，我们团抽调的七十多名指战员已陆续到达了工程尖刀连。这不，他们正在首长办公室外站岗呢。还有二十多名新兵等新训一结束就分配到工程尖刀连。”

张德彦说：“团长，你和我父亲都是战友……其实，我更适合在政治处工作。”

何明凯说：“德彦，把你留在工程尖刀连是我的意思，你太年轻，需要锻炼，

才能成熟。比如说现在吧，谁敢这时跑到我办公室来为自己的私事开后门？这就显得很不成熟吧，你别把事情不当回事，这里是战场，随时考验着每一个人。你是副指导员，你的一言一行，随时都影响着战士。你的毛病，我知道，你这人气量小，爱感情用事，容易冲动，这些你今后一定要改。我不希望我未来的女婿是这个样子！”

张德彦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地“嗯”了一声。

何明凯问：“最近，玲玲给你来信了吗？”

张德彦说：“来了。她说她在江油军训很好，等军训一完，她要上格尔木。”

何明凯说：“这鬼丫头，江油多好，非要来格尔木干啥？留守处卫生队也需要医生。她太任性了，也不给我说一声。你给她写信劝劝，就在江油留守处卫生队干，也好给她妈做个伴！你们多通信了解了解有好处。去吧，快去和连队一起站岗。”

在戈壁滩上寻找黄宝宝的指战员吃不消了，不仅天寒地冻，而且体力消耗也大，不少人坐在雪地上吸起烟来。

天要亮了，有两三个连队开始返回营地。但工程尖刀连的指战员还是原地不动地坚守着，个个双手冻得像馒头，双脚冷得生疼发硬，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危险。

就在这时，站在团首长窗外的战士们吓了一跳：从三米来高的屋顶上滚下来一个人。大家已经麻木的神经一下子活跃了起来，都围了上来，定睛一看，吃惊不小，这正是人们要抓捕的持枪罪犯黄宝宝。大家扑上去，把他抓了起来。吴股长狠狠地将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上了黄宝宝的双手。

黄宝宝恍惚迷离中大喊：“你们这是干什么嘛！铐我干什么呀！”

吴股长追问：“步枪在哪？”

黄宝宝看了看双手戴的手铐，慢吞吞地回答：“在屋顶上。”

王大寨指示两名战士攀着团首长窗前固定在电话杆上的铁梯子，上到房顶，取下了步枪。

接下来就是师保卫科和团保卫股共五人黄宝宝进行三天两夜的突审。

审讯结果很快出来了。由师保卫科和团保卫股组成的专案组向团党委汇报了突审结果。

那天下午，师部主管施工的赵副师长率工程技术科、军务科、干部科、装备物资科的科长们前往三团给正在组建的全师唯一的工程尖刀连敲定车辆、机械装备，以及干部和战士的调配等问题。

按何明凯的意思，晚上必须宴请他们一顿。因为前几天他就听说一位副师长年长已到杠，准备退休。如果是这样的话，将在三个团长中提拔一位副师长。所以何明凯想利用这个宴请的机会，讨好一下赵副师长和干部科长。他也知道

尽管赵副师长和干部科长对他的升迁起不到决定的作用,但赵副师长是常委成员,干部科长是主管干部工作的,至少有建议权。故此搞好这次宴请对何明凯的人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三团驻地离格尔木市有十二公里之遥,到市里宴请实在不方便。所以团里宴请师部领导,约定俗成订在机关首长灶。为了搞好这次接待,早在一天前,管理股管理员秦擎天就带领机关大灶(负责股室以下的干部和战士的一日三餐)的司务长和一名炊事员前往市里采购各类蔬菜及副食品。机关首长灶原本只有黄宝宝一个炊事员。那天,秦擎天考虑黄宝宝忙不过来,特地从机关大灶抽派了两名炊事员来帮忙。他们一大早就在冰冷刺骨的水中淘洗蔬菜,刮洗带鱼,杀鸡宰兔,忙个不停。

晚饭时分,师部首长在团首长的陪同下,进入了机关首长灶餐厅。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桌丰盛的佳肴。八个凉菜整齐地摆在一张硕大的黑色油漆桌上:鸭茸彩蛋、桂花排骨、三色鱼卷、什锦猪肚、蒜泥白肉、琥珀花生米、糖醋海带、瑞雪丰年(芙蓉鸡片)。入座后,何明凯首先举杯,说了一些欢迎师部首长来团里指导工作之类的话后,大家欢欢喜喜地举杯相碰,一饮而尽。

吃了一些形美色艳、清爽适口的凉菜后,大家都交口称赞炊事员的烹饪技术实在不错:

“这战士的菜做得好呀!”

“看这些菜的色彩,实在很好看。你们吃这什锦猪肚,香嫩不腻,别具风味。”

“这三色鱼卷做得不错,你们看黄、白、紫三色相间,美观诱人,味道鲜嫩,是道佐酒佳肴。”

说话间,三杯白酒就下了肚。

赵副师长说:“何团长,你们怎样培养出这么好的炊事员呀,不简单啊!”

何明凯说:“小黄是去年底入伍的新兵,新训结束后被分到江油留守处机关做饭,因人勤快,又吃得苦,表现不错,就送到江油饭店培训了三个月,后来听管理股龚股长和秦管理员反映这小鬼饭做得好,所以在九月份就调来了。”

赵副师长很高兴:“干脆把他调到师部首长灶给我们做饭,何团长、刘政委,不知你们舍得不?”

刘相村说:“给首长做饭,哪有舍不得的!”

何明凯说:“老首长,你们真需要,调去就是了。我们再培养。看来我们三团真是人才济济呀!”

赵副师长笑道:“好你一个何明凯,自吹自擂!”

在笑声中,大家又吃着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热菜。这时,警务科科长要到外面几十米远的厕所去解小手,何明凯叫团参谋长陪着前往。警务科长不让:“外面冰天雪地的,太冷了,风又大,我自己去。”何明凯便不再坚持了,只好由警

务科长自己去了厕所。

警务科长解完小便回来，到首长灶伙房洗手时，直夸黄宝宝：“好小子，你的菜做得不错呀，好好干，有前途！”

黄宝宝正忙着做一道名叫“海参鸽蛋”的热菜，见膀大腰圆的首长一表扬，尽管嘴里说：“谢谢首长夸奖，我做得不好！”其实他见到这么高大的首长心里就发虚，右手拿着舀调料的小匙在不停地发颤，慌忙之中错将咸盐当白糖放进了正烹饪海参鸽蛋的炒锅里。他觉得白糖放得少了些，就又要用颤抖的手将咸盐当白糖舀了一匙，准备少放些，就在往锅里倒时，已洗好手的警务科科长亲切地拍了他一下肩：“好好干，小伙子，我走了。”致使他将一满匙咸盐全倒在了锅中。

“海参鸽蛋”摆上餐桌，何明凯介绍说：“这是一道味道醇厚的特色菜，大家快尝尝。”

赵副师长一筷子下去夹着一个鸽蛋，放在嘴里一吃，赶紧吐了出来，并皱起了眉头。

干部科科长夹住一块海参，一吃，脸色也由喜悦变成了严肃像。

刘相村看了看赵副师长，又看了看干部科科长，自己夹了一筷子，尝了尝：“味道和以往的怎么不一样呢！”

何明凯也夹了一块海参放进嘴里一嚼，迅速吐了出来，筷子往桌上一放，用手猛地抹了一把嘴，忽地站了起来直奔伙房，怒目圆睁地瞪视着黄宝宝，嗓门很高地吼道：“你咋搞的，做的海参鸽蛋又咸又苦，叫首长咋吃，扯他妈的淡！”黄宝宝端着装有鸡汤的大碗“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碗碎汤溅，他的裤腿、胶鞋上溅满了鸡汤。他木呆呆地望着团长愤愤地走出伙房。

首长们离开餐厅后，黄宝宝心不在焉地开始收拾硕大圆桌上的残汤剩饭，盆盆碗碗。他觉得周身无力，于是坐在凳子上，傻呆呆地望着这满桌的东西。他从江油调来首长灶做饭三个多月了，第一次挨团长收拾，也是当兵一年来第一次遭收拾，心里总不是滋味。当兵以来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从来没有让首长和战友们推迟过一次开饭，从来没有遭受这么大的打击。自己辛辛苦苦，起早贪黑，究竟为了啥？想着想着，他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滚烫的眼泪。

秦擎天来了，说：“刚才我让团长骂了一顿，说我对你教育不严，没管好你，才使今天那道菜出了问题。我有责任。”黄宝宝用手背擦了一下脸上的泪水，站了起来，低垂着头，一声不吭。大概是秦擎天的口气比较平缓，黄宝宝的泪水又如泉涌般的掉了下来：“管理员，不怪你，完全是我自己造成的。做‘海参鸽蛋’时，一位大个子首长进来洗手，我见他就心虚，慌忙中误把盐巴当白糖放进了菜里。”秦擎天安慰道：“没事，犯错误难免，改了就是好同志，毛主席那么伟大还犯错误呢。快收拾，收拾完好早点休息，忙了一天了。等团长火消了，我再去给他解释解释。”

秦擎天走后，黄宝宝洗刷完碗筷，收拾完锅盆，打扫完卫生，用煤封好餐厅里的铁皮炉子，心里还是沉甸甸的，于是提起半瓶首长没喝完的“茅台”酒，摇了摇，一口就灌了下去，不一会儿就觉得脸发烫，心发烧，头发昏。这是他生平以来第一次喝这么好的酒，也是他生平以来第一次喝这么多的酒。喝完半瓶酒，他猛咳嗽了一阵，觉得心里好受些，便猛然想到自己也该去团长那里解释解释，以求得团长对自己的谅解。他锁好伙房门，刚迈步朝团长办公室走的时候，身后就传来“黄宝宝，等一等”的喊声。黄宝宝转身见警卫班的班长李俊杰手里提着步枪，气喘吁吁地跑来。

“我老乡的对象来了，我要去看看，请你过会儿帮我站两小时的岗。”

黄宝宝很想推辞，但又考虑到李俊杰在新兵连给自己当过班长，便满口答应道：“行！”

黄宝宝从李俊杰手中接过枪就朝团长何明凯办公室走去……

黄宝宝由于酒精的刺激作用，当听到公务员赵小刚出乎意料、大惊失色地呼喊时，他脑子发蒙，也惊慌失措，本能地拔腿便跑，跑到团首长那排办公室外，站着喘了一口粗气，眼前发现了立在距离团首长办公室很近的电话线水泥电杆，电杆上有用来检修电话线的一直固定在杆上的铁梯子，他便顺梯爬上房顶。由于寒冷，他坐在了冒着浓烟的火墙烟囱边以使身上不至寒冷。他想等过一会儿再下去向团长解释……想着想着，他的酒劲大发，头脑眩晕，眼皮发沉，身体无力，坐着的他倒下去了，倒在了散发着热气的烟囱旁，不省人事，呼呼大睡了……

在团党委“一班人”听取了师保卫科和团保卫股联合专案组的“关于黄宝宝持枪打团长未遂案”的汇报后，真相大白，大家不由得哈哈大笑，就连以严肃而著称，很难从紧绷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的保卫科科长也哈哈大笑了——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呀！但只有何明凯淡淡地笑了一下后，脸平板着：“我看这事真不好收场呢！”

刘相村诚恳地说：“我看我们有必要向黄宝宝同志道歉。”

党委“一班人”各抒己见，都说政委的意见是对的，但向一个战士道歉，需要勇气。

刘相村说：“我去向黄宝宝同志道歉。”

何明凯一抬右手制止道：“不，这样，我这团长就一点面子都没有了。”

刘相村说：“何团长，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何明凯态度坚决：“没必要有错必纠！”

大家都很严肃地看着何明凯。

何明凯说：“将这次事件所涉及的人，统统下到正在组建的工程尖刀连去。”

“不行吧？”有人反对。

“什么不行？工程尖刀连是全师三个团在我团组建的惟一个英雄的连队，他们去，会感到无比高兴，其他人争着都去不了。除黄宝宝外，警卫班班长李俊杰也下！他身体素质好，又带过兵，到工程尖刀连绝对会发挥很好的作用！”何明凯嘴里这么说，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在他认为不是李俊杰因看望老乡的对象，就不会将枪交给黄宝宝替他站岗，也就不至于发生此次“大笑话”。

“那么，管理员秦擎天也下？”有人问道。

“也下，工程尖刀连差一名副连长嘛！”其实，何明凯觉得秦擎天平时在教育黄宝宝时功夫不够，致使此次事件的发生。想是这么想，但这些都提不到桌面上来的话，他只好藏在心里。

何明凯提高了嗓音，又说：“再说，这三个人不仅思想素质好，而且身体素质也好，他们也符合师部的文件精神要求，我相信他们会在工程尖刀连干得不错的！”

其他人想反对，但被盛怒的团长一锤子定了音。

大家看着何明凯黑沉沉的脸庞，也都吓得不好多说话了。

2

管理员秦擎天是自己走着去工程尖刀连的。一路上，他身背背包，左手提着装军装的帆布包，右手提着装洗脸盆、牙具、书籍的塑料网兜。他嘴里喷出白白的气雾，飞舞的雪花不断落到他的军装和大头帽上，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厚厚的积雪向工程尖刀连走去。

昨晚，秦擎天通宵未合一下眼，坐在被窝里读了一本描写青藏高原的历史以及青藏公路的过去和现状的书。他在读到的重要处都用笔画了一些道道，而后又下床伏在办公桌上做了一些笔记。

今天是星期天，按惯例部队只开两顿饭，大家好不容易一周才捞到一个睡懒觉的机会，都要睡到十点多钟才起床，十一点才吃一天的第一顿饭。秦擎天在做完笔记后，很想上床躺一下，但一看表，已是七点多钟了，就草草地刷了一下牙，擦了一把脸，开始收拾床铺，打包捆绳。

管理股龚股长起床披着皮大衣去厕所解小便回来想继续睡懒觉，见秦擎天在另一间房子里的灯光下正收拾东西，就问：“今天就下去？”秦擎天说：“嗯，趁大家正睡觉。”龚股长：“我叫两个战士来帮你收拾，我送你去。”秦擎天说：“不必了，就在一个营区内，又不远。”龚股长说：“不行。我叫小车班派个车来。”说着，就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秦擎天一把按住了电话机。龚股长使劲去掰他的

手。秦擎天不放手：“请龚股长尊重我的意愿。我俩合作这么久了，还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不要为这事发生摩擦伤了咱俩的感情。”龚股长火了：“就你球毛病多，哪个机关干部下去不是用车送的。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不想让大家看见你走。你也没有什么值得恼火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好是坏大家心里最清楚。组织上考虑你有实干精神和指挥才能！”秦擎天愤慨地说：“废话。关于黄宝宝持枪打团长未遂案与我有何瓜葛，团长非要不明不白地把我弄下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从江油留守处调格尔木时，主动要求下去，我不怕苦，不怕死，可团长、政委死活要我当狗屁管理员。说我好是他们，说我坏也是他们。股长，你说我心里能不火吗？”龚股长说：“秦管理员，我理解你的苦衷。”秦擎天说：“理解就好。我作为发配干部悄悄下去，这样我心里好受得多！”

团政治处给秦擎天的命令是任工程尖刀连副连长。

秦擎天路过机关首长灶时停止了脚步，凝神片刻，他想到了憨厚的小胖子炊事员黄宝宝，警卫班的高个子班长李俊杰，还有长得白白净净的公务员赵小刚，他们早就到工程尖刀连了。因为接替他工作的新管理员迟迟未到，所以等新管理员昨天一到，他们就搞完交接工作。原计划今晚司令部给他和新管理员搞餐宴席，欢送他下连队和欢迎新管理员上任。然而他固执地走了，他觉得心里有块沉重的石头堵得慌，哪有心情吃得下宴席。一说“宴席”两字，他心里就窝着一团无名火，要不是团里宴请师部领导那顿“宴席”，他此时也许正在温暖的被窝里做着香甜的美梦呢。

想到这里，秦擎天一声长长地叹息，嘴里喷出一团白白的气雾，便转身向工程尖刀连走去。

秦擎天是一九七六年春，从四川绵阳地区的农村入伍的。他幼年丧母，少年丧父，读高中时只有与惟一的哥嫂相依为命，但嫂子却有自己的小算盘，想得到父母留下的全部家产，在他高中毕业那年哥嫂恨不得他立即远走高飞。他对于自己在那个贫瘠小山村的前途也感到渺茫，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摆脱那曾生他养他的故土，离开哥嫂，去过一种与他的先辈们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完全不同的新生活。

秦擎天所在的三团原驻扎在四川省江油县。他新训结束后，就到教导连学习汽车驾驶技术，由于他比别人更能吃苦，毕业后留任教导连代理司务长，实现了他人生目标的第一步。在代理司务长两年期间，他也不断地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着奋斗着，其中有三件事轰动了全团。

第一件事是四月下旬的一天，他去财务股领现金，回到连队后，一细查，发现多出一百元。这一百元钱，他不说谁也不会知道。当时他的每月津贴只有六元钱，他尽管有自己的打算，但从骨子里来说，他仍然是个非常律己的人。于是，他立即步行到三里外的财务股，退回了这一百元钱。管理现金的同志感激

地夸他是“有高尚品格的后勤人员”。第二件事是那年七月份,有两头母猪快要下崽了,他索性把铺盖卷搬到猪圈里,一连守候了三个晚上。四川的盛夏,猪圈不但臭气熏天,令人作呕,而且还有蚊虫叮得他满脸、满身到处都是疙瘩。连队有两三个干部当时被感动得掉了泪。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九个月的精心喂养,猪的存栏数由原来的二十五头增加到了五十二头。一年就产了猪肉一千五百多斤。第三件事是他肯学习,也爱动脑子。当兵第二年,他报名参加自学成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在他自学《古代汉语》时,很多文言古语艰涩难懂。为弄懂疑难问题,他步行十多里路到县文化馆查阅资料,拜师求教,并用积攒下的津贴购买了十多本参考书。每天早晨五六点钟,他便起床读书,晚上尽管劳累了一天,十分疲倦,但他还是要坚持学习到深夜。教导连是个训练单位,新兵较多,他们每个人都想超过别人,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因此学习积极性很高。秦擎天看到这点,经连队党支部同意,带头办起了一个名为《向阳》的专刊。他编辑了“目前形势”、“文化娱乐”、“古今笑话”、“名人轶事”、“生活常识”、“安全行车”等几个专栏,他既使自己得到了锻炼,又丰富了连队的文化生活,很受大家欢迎。一次,连里正在上“交通规则”这一课,他查阅了有关资料后,在“安全行车”栏里写了《靠右行车是何道理》的文章。许多老兵看了后都说:“小秦真行,咱开了好几年车都不知这个理,今天才学到了这知识。”

三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得全团都知道有秦擎天这么个人物。后来,教导连指导员将秦擎天的事迹汇报到团里,赢得了团首长的一片赞誉,有两名团领导在听取指导员汇报时,还为小秦搬铺盖到猪圈里的情节,感动得几次掏出手绢擦去眼角的泪水。当时主管后勤工作的副团长何明凯和政治处主任刘相村更为激动。他俩虽然在听汇报时未掉泪,但也深深地被秦擎天这名小战士的事迹震撼了。何明凯激动地说:“我为我们团有这样的战士感到骄傲和自豪!我建议政治处派两三个笔杆子下去,再挖挖这个小战士的闪光点,作为全团的典型来宣传。”政委强调道:“我认为何副团长的建议很好。为使部队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政治处马上抽派副主任张大光同志带组织股长和一名宣传干事下去,仔细了解秦擎天的事迹,要写出有思想、有深度、有高度的事迹材料来!”

一个由政治处副主任张大光带队的“事迹采访组”在教导连一蹲就是一周。这期间,他们先后找干部座谈,找战士座谈,找炊事员座谈,然后找秦擎天了解后,“事迹采访组”被感动了,三人在连部会议室,挑灯夜战,连夜赶写出了洋洋万言的事迹材料——《树立共产主义理想 立足本职多做贡献——三团教导连代理司务长秦擎天立志学雷锋的事迹》。

这份内容翔实、情节感人的事迹材料出来后,团首长立即圈阅,批示“要大力宣传秦擎天的动人事迹”,并指示在全团举办一次“秦擎天同志事迹报告会”。

至此,团部机关和各连的高音喇叭连续一个多月时间播送“秦擎天同志的

事迹”。在三团军营里到处都能看见黑板报、墙报整版整版的有关秦擎天立志岗位学雷锋的事迹。

很快,《基建工程兵》报刊登了反映秦擎天事迹的长篇通讯《雷锋精神在战士秦擎天身上延伸》。

接着,团里特地向师政治部要了一个战士破格提干的名额,这个名额很快就批了下来。教导连代理司务长秦擎天就成了机关灶正排职司务长,行政级别二十三级。

秦擎天在从机关走到工程尖刀连的半路上,他将东西放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又将左右手的东西换了一下,站起来继续走向工程尖刀连……

工程尖刀连是因青藏公路改建工程的迫切需要而组建的。面对青藏公路改建工程的种种实际而又具体的情况,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底前使全线通车,压力犹如泰山压顶,成立工程尖刀连是经过师领导深思熟虑的,它的组建对加速青藏公路的改建工程将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工程尖刀连,其实就是“敢死队”,它是一面旗帜,一面镜子,担负着急、难、险、重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具体任务是一九八二年铺筑唐古拉山十公里沥青路面,一九八三年铺筑风火山八公里多的沥青路面,以及五百米的草袋挡土墙和三百五十米的浆砌护坡,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修建号称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沱沱河大桥。

按师部文件精神,工程尖刀连组建在三团。三团抽出一百人,一、二团各五十人,连长由参加过巴基斯坦公路修建、青藏公路改建的一团施工连连长王大寨担任,提升为副营职连长。所抽调的指战员必须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还要有强壮的体魄。在施工机械方面配置全师最好的施工机械:解放牌一三〇汽车、解放牌一三〇翻斗车各十辆,推土机、压路机、平地机、装载机各一辆,平板车四辆。

在秦擎天未到达工程尖刀连报到前,工程尖刀连的人员、车辆、机械已陆续到齐。

秦擎天到达工程尖刀连时,大家正趴在被窝里睡着懒觉,只有炊事班的战士忙碌着做菜,他们在宽大的菜板上砍着被冻得结结实实的白菜。最先看见秦擎天走进营区的是从机关首长灶发配来的黄宝宝,他还是重操旧业。他从厨房里跑出来,用系在腰上的围裙擦着沾在冻得通红通红的双手上的白菜粒,一把提过秦擎天的东西去了门上贴有“副连长”字样的房里。房内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地面像是几天前专门打扫过,比较干净。秦擎天跟随着黄宝宝进到屋里,觉得屋内屋外一样寒冷无比。黄宝宝放下东西说:“管理员,我去喊连长和通信员,叫通信员来生炉子。”秦擎天用手拍打了身上的雪花,又用嘴哈出热气来暖暖已冻僵的双手:“不要叫他们了,让他们多睡一会儿,你去搞点炭火来就行了。”

十分钟左右，黄宝宝用铁锹端着一堆燃烧着的红红的煤炭进来了。跟在他后面的是从警卫班发配下来的班长李俊杰，他手提着一铁桶煤炭疙瘩。炉子生起后，屋内的温度开始上升了。

秦擎天已铺好床铺，洗脸盆等东西已摆放停当。这时黄宝宝、李俊杰坐在刚铺好的床铺边上，望着坐在办公桌旁吸烟的秦擎天，默默无言。黄宝宝先开腔说：“秦副连长，你过去不是不抽烟吗？”秦擎天猛吸一口烟：“前一段时间心里烦躁，一学就会了，借烟解愁真有效。人人都说香烟危害人的身体健康，原来我也坚信，现在觉得烟是好东西，累了抽一支就减轻疲劳，痛苦时吸一支就想得开一些。”李俊杰说：“秦副连长，我们对不住你，你跟着我们受牵连。”黄宝宝说：“这事怪我，让你跟着我们受窝囊气。”秦擎天笑了：“过去的事就过去吧，不存在谁对不住谁。今后不要再说这些了，要好好工作。”李俊杰说：“请副连长放心，我们一定干出个样子，不会丢脸！”秦擎天说：“好吧，你们回去该干啥干啥。噢，公务员小赵下到哪个班了？”李俊杰说：“下到人工排一班了。怎么把他也弄下来了？”秦擎天说：“不知道，领导们的事。你们回去吧！”

送走黄宝宝、李俊杰后，连长王大寨就推门进来，连声抱歉：“哎呀，对不起你秦副连长，没有去接你，欢迎，欢迎！”秦擎天迎上去两手紧紧握着王大寨的手：“就几步，没必要麻烦大家。”

看上去，王大寨是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比秦擎天一米七二的个头少说也要高出两三厘米。那黝黑黝黑的国字形脸膛有些瘦削，面庞粗糙，粗厚的嘴唇干裂发紫。一望便知，他是一个在高原筑路中能吃苦的军人。看来，上级安排他来工程尖刀连当连长实在恰当不过了。

王大寨望着秦擎天爽快地说：“这是个礼节问题。没听说你这几天下来，下来就好，我早盼你来，几年前我还学过你的先进事迹呢。”秦擎天说：“哎呀，今非昔比。前些年我红得发紫，现在我黑得如锅底。”王大寨笑了：“不要这么认为，大家都了解你，你是一个能人，尽管我是一团调来的，但我比较了解你的为人。”说着，他到门口提高嗓子喊道：“通信员，快给秦副连长提壶开水来。”秦擎天说：“我是犯了错误发配下来的，连长要多多帮助。”王大寨说：“秦副连长，你说到哪里去了。按你的说法，我也是发配下来的。谁想来工程尖刀连，尽管头头们调子唱得高，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来了就意味着比别的施工连队吃更大的苦，随时都有可能‘光荣’呢！”

通信员喊了声“报告！”提着一瓶开水走进来放在办公桌上。王大寨给通信员介绍了秦擎天。通信员向秦擎天行了一个军礼：“副连长好！”秦擎天说：“谢谢你。”一看，便知通信员是个新兵，满脸稚气，乖巧可爱。通信员离开后，秦擎天问：“怎么这么小个兵？”王大寨说：“还没满十七岁，甘肃临洮人，名叫何小碧。团里几天前给我们分来了二十多名新兵。听说他是写血书要求来工程尖刀连

的,我见他个子小,就叫他当了通信员。你猜领导要把我调到这里来,是怎么说的?”秦擎天说:“反正,团首长找我谈话,说的是组织的需要,工程的需要!”王大寨叹息道:“对,但其实我早就想转业了。我上次探家时,我那在市教育局工作的老婆也是这么说,早点回来吧,我不嫌你穷,回来全家三口人在一起多好。但我给她答应等把青藏线修好就回来。”这时,秦擎天给王大寨递过去一支“恒大”,自己也点燃一支猛吸起来。王大寨说:“少抽点,对身体不好。我是老烟鬼,就没法改了,不要像我这样脸都吸得变形了。”秦擎天说:“心里烦,抽烟解解闷。”

“领导找我谈话叫我来尖刀连当副营职连长,按理说提升了一职,应该想得开了,但我一开始还是想不开。后来在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想到一九七六年在援巴筑路中牺牲的战友,心里才得以平衡。”王大寨回忆说,一九七四年,他和他的战友们是作为中国普通百姓去执行中国政府援巴任务的。但他们每个人心里明白,他们是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战士,在那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代表中国,也代表中国军人。援建中巴公路,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也是在当时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事。那时,施工机械很少,战士们每人一把锹,一把十字镐,外加一条命,在被外国专家称为“生命禁区”的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施工,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部队的施工地段极为复杂,危岩壁立,深谷万丈,谷底狂暴的印度河呼啸而过。那一带岩层风化严重,时有塌方,几度被外国专家判为公路和铁路的禁区。然而,那里偏偏又是中巴公路的必经之地,别无选择。连长和指导员因此也小心翼翼,他们不止一次攀上悬岩顶端,注视事故可能发生的端倪。那片宁静的山体,那堵高耸的悬岩似乎驯服异常,没有任何桀骜不羁的迹象。那凶恶的事故怪兽,骗过连长、指导员和连队全体施工战士的眼睛。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这天下午,部队进入施工地段。当时任副连长的王大寨布置完施工任务,便要赶去连部开会。当他刚刚离开工地,就听到一丝不易察觉的奇异声响,似闷雷。他感到不妙,立即转身返回工地。然而,就在他回身跑向工地的时候,轰隆隆一声巨响,前面那堵悬岩发生了大塌方,部队的整个施工工地全部被碎石流沙埋没。他只觉脑子里一炸,完全不顾被正在下掉和滚动的岩石砸伤的危险,奋不顾身地扑向工地,去寻找他的战士,去抢救他的战友……塌方发生之后,有不少巴基斯坦朋友赶到现场主动抢救伤员。巴基斯坦政府也及时派出直升机,以最快的速度运送伤员。十一日上午,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布托致电中国政府,对在巴丹工程中死难的中国筑路员工表示深切的哀悼。那次大塌方共有四十四名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印度河呜咽而去,为牺牲者致哀。吉尔吉特是巴基斯坦北方重镇,在城市东北角,位于印度河畔的一处山坡上,翠柏丛生,鲜花遍地,那是巴基斯坦政府为中国筑路军人修建的烈士陵园。